

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介质生成、 历史逻辑与实践机理

罗红杰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视听叙事是实现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有效认同的重要途径。相较于文字话语,视听介质具有更强的叙事优势和传播效能,是承载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是指利用视听介质的叙事优势来有效传播党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过程。党刊画报、歌谣戏曲、标语壁画、影视图像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典型介质,在党的意识形态百年传播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实践机理而言,视听叙事介质需要经过“主体赋意-符号运演-日常消费-内化认同”的逻辑理路,渐进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基于“介质生成-历史逻辑-实践机理”的进阶分析可以认识到,系统、抽象的意识形态可通过感性、具象的视听介质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在反复运演中实现意识形态认同。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要从正向建构与反向抵制两个方面下功夫,以可见、可听、可触的象征形式促进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形、有感、有效传播。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文化;叙事逻辑;有效传播

中图分类号:D 261.5;D 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3)05-0117-09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普遍认同,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视听介质相较于文字话语,具有更强的叙事优势和传播效能。系统、抽象的意识形态可通过感性、具象的视听介质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党刊画报、歌谣戏曲、标语壁画、影视图像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典型介质,在党的意识形态百年传播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感性化的视听介质

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实践和叙事逻辑,有助于壮大主流思想之声、塑造主流舆论格局,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同时也有利于识别和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软性渗透。

一、问题提出:视听介质与意识形态 之间的生长点

以“看”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日益勃兴且渐进成

收稿日期:2023-07-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体系建构研究”(23CKS05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视听叙事策略研究”(22YJC710044);2023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研究”(2023ZSD002)

作者简介:罗红杰,法学博士,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分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研究。

为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随着视觉技术的日益成熟,“可见”的文化需求愈加凸显,“看”的视觉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叙事因子和传播介质。电影、电视剧、宣传片、商品包装、广告、横幅、书刊、壁画等视听叙事介质随处可见,人们逐渐被“可见”的视觉文化包围和规训。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2],这是贝尔对于文化转向的趋势描述,突出彰显了视觉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视觉文化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且是隐喻一定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政治意识的叙事介质;不仅天然具有供人们消遣的娱乐性,同时还具有思想政治隐喻和价值理念传播的功能和效用。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在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史上,党报党刊、政治漫画、街角壁画等视觉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有效、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盛行勃兴并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常化、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叙事介质。从共时性的角度而言,作为中介的视觉文化既能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也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裹挟^[3]。以美国“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电影文化就成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渗透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当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在着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塑造主流舆论、抵制错误社会思潮、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以“听”为中心的艺术形式可承载“不可见”的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不可见”的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彰显,可以通过特定“听”的艺术形式为民众所认知、接受和认同。雷蒙德·威廉斯就将以歌曲为代表的“听”的艺术形式看作“被特定的文化权力关注、审核、调配与征召的意识形态载体”^[4],换句话说,“听”的艺术形式所建构的意义系统和象征体系能够成为勾连权力阶层与民众的意识形态通途。就历史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意识形态传播实践中,红色歌谣、地方戏曲等听觉文化在意识形态教育、宣传鼓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现实造成饱读诗书、识文断字之人甚少,而歌谣、戏曲等听觉文化通俗易懂,承载着消遣娱乐和宣传教育的双重功能。就

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通过一定的形式融入歌谣、戏曲的创作和传播中,通过艺术演唱、民俗传承的叙事方式达致政治教化、思想宣教的目的。就现实而言,听觉文化种类繁多,以喜马拉雅为代表的听觉叙事介质以及形式丰富的音乐作品依然是实现主导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念大众化、特别是青年化的绝佳载体和传播渠道。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听觉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听”的叙事介质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向传播提质增效。

“看”的视觉文化和“听”的听觉文化既有各自单独的受众群体和传播面向,也有共同的文化表征和象征意涵。视听文化是“可看”“可听”文化的融合样态,统合了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各自的表意实践形式和忠实拥趸群体,呈现出独特的感性化叙事优势。从媒介演进的历程来看,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视觉到听觉,又从听觉到视觉,再到视听综合感官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在文字语言形成之前,“看”的视觉实践占据人们生活、生产的主导地位,随着语言文字成为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听”的社会行为系统成为人们认知、把握、改造世界的主要方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消费实践的盛行,文化的视觉性和视觉消费的快感日益凸显,“看”的实践成为创造、表征、传递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方式^[5]。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视听综合感官实践愈加成为人们喜爱和追捧的生活娱乐方式。从文化流变的过程来说,视听文化是伴随生产生活实践和技术更新发展而不断衍生变化的文化形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依据人们不同的生产生活实践产生了多元多样的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从原始壁画到条幅标语再到电子广告,从击打之声到歌谣戏曲再到流行音乐,视听文化不断更迭演进、融合发展。在视听文化流变过程中,技术的可及性为视听文化的多元性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从意识形态的传播而言,视听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叙事的独特优势。视听文化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娱乐中常见的文化样态,还是承载思想观念、政治意识、价值秩序、道德规范的表意实践系统。意识形态是抽象的、系统的,“不可见”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总是寻求特定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传输和认同^[6]。而“可见”“可

听”的视听文化拥有大量忠实受众且能够潜移默化地传递、传输某种价值理念,视听文化及其感性化叙事特点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契机。

综上所述,日用不觉的视听文化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蔚然勃兴,且深受人们喜爱和青睐,视听叙事业已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方式。本文尝试在“可见”“可听”的视听文化与抽象、系统的意识形态之间挖掘学术生长点,探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视听叙事逻辑。以党的百年历史中的典型视听介质为切入点,遵循“历史—现实”“特殊—一般”的致思逻辑,同时观照“正向建构—反向批判”的潜在线索,以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启发和参鉴。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介质生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民众喜爱且易于接受的视听文化,并有意识地利用视听文化内蕴的叙事优势来传播党的意识形态。党刊画报、歌谣戏曲、标语壁画、影视图像等是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典型介质。

(一)党刊画报

党刊画报是党宣传工作的喉舌,也是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抓手。党刊画报能够将党的创新理论广泛、形象地传递到全国各地,传送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并能够获得最大范围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党刊画报是复合型的视觉化叙事介质,包括以文字为主体的党刊党报,以图像为主体的画报,以及“语图结合”的综合性党刊画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宣传以及革命、建设和改革动员等方面,《新青年》《向导》《红色中华》《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红旗》等党刊党报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党刊党报具有鲜明的党性和人民性,始终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服务,积极发挥革命宣传、政治动员、真理传播、共识凝聚、舆论引导等意识形态功能。党刊党报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对外传播的重要介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

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7]。画报是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图像化实践形式,也是将政治主体与广大民众、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相互勾连的重要方式。画报是刊登以图像为主的史实报刊,以形象直观的视觉图像传递特定的知识和信息,同时隐喻着一定的价值理念和政治意识。相比党刊党报,画报具有易于接受、便于理解的传播优势,特别是对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具有唤醒、动员的作用。在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中,《良友》《晋察冀画报》《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在传播革命形象、建设形象和改革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有独特的历史记忆功能。以《良友》为例,画报叙事效果极佳,“不胫而走,先是国内,而后国外,结果在一两年间,凡有华侨旅居之处,无不有《良友》画报”^[8]。画报能够以具身图像还原在场事件,唤醒民众政治意识、动员民众革命热情、构筑民众情感认同。

(二)歌谣戏曲

歌谣戏曲是情感表达的一种文化符号,是人们感性直观的实践方式,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情绪表达的一种叙事方式,也是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典型介质,能够实现意识形态情感共鸣的具象化。歌谣戏曲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承载着传承文化传统、塑造国家意志、传播价值理念等意识形态认同功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积极利用歌谣戏曲来传递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充分发挥了其意识形态教化功能。歌谣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大多是由民众结合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自发而作,通过声音来抒发情感、表达愿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发起了红色歌谣运动,对歌谣进行改编亦或重新创作,通过声音符号塑造意识形态优势话语。《唱个歌子进井冈》《十送郎当红军歌》《共产党像太阳》等主题各异、数量丰富的红色歌谣对政党认同、革命动员、同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歌谣《两个军队两个天》中唱道,“白军住在川陕边,家家关门断炊烟,红军来到川陕边,人人有酒往外端,两个军队两个天”,鲜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党理念、立场和形象差异。诞生于乡间和市井的戏曲,是

深受广大民众青睐和喜爱的文艺形式和组织形式,能够通过流动展演的娱乐方式达致“寓教于乐”的意识形态效能。戏曲具有娱乐、集聚、教化三重属性:一是娱乐性。娱乐性指戏曲是满足大众审美需求、供广大民众娱乐消费的艺术形式。二是集聚性。戏曲展演一般伴随特殊节日、特定活动而开展,能够聚集分散的群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戏曲是一种公众文化空间。三是教化性。自古以来,戏曲就是传导思想道德、规范伦理的重要形式,戏园子、戏馆子成为思想教育和道德教化的绝佳场所。在党的宣传工作百年实践中,《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李双双》等人民戏曲是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典范。总而言之,无论是歌谣还是戏曲,都“能以一种艺术化的手段推动意识形态从普遍性‘常识’变成一种信仰体系,产生说服力和鼓动性,使得视听者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达到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认同”^[9]。

(三) 标语壁画

标语壁画是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大众化载体,也是用党的意识形态“化大众”的有效形式。标语壁画能够将党的意识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产生意识形态效用。就标语而言,红色标语是党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独特创举。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到之处,街道、墙壁等空间留白之处皆是宣传标语,标语成为塑造政党形象、传播革命意识、凝聚群众共识的有效渠道。标语作为党意识形态叙事的独特载体,其形式、内容和书写也具有特殊要求。标语形式多种多样,有写在纸上的,便于随时发放;有刻在木板上的,以防止毁坏;还有书写在墙壁上的,供民众浏览等等。标语内容要求通俗易懂、简短明快,要便于理解、易于扩散。标语主题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和任务有所不同,既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揭露批判错误行径和理念,既要鼓舞斗志、动员群众,也要瓦解敌人意志、曝光敌人丑恶嘴脸。标语书写要规范无误、简短有力,“凡比较语气的标语,如国民党共产党的比较,红军白军比较,只可连写,不可分写”^[10]。就壁画而言,它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传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

同时兼具审美和教化功能。壁画自古有之,承载着特定阶级的价值理念和伦理规范,是雕刻、涂绘在墙壁、石壁上的艺术。早期的岩画、崖画等用来记录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信息,同时也是特定时期价值理念和传统习俗的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擅于就地取材,积极利用大街小巷的传播空间,涂绘形象生动的画作,以“英雄”“劳模”“传统文化”等作为宣传要点,激荡起深厚的民众力量,发挥了良好的动员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成熟,壁画逐渐被数字图画所代替,但其意识形态效能并未削减。标语壁画是历史的产物,也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发展,尽管形式有所变化,但作为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介质,它依然在传播价值观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 影视图像

“日用不觉”且喜闻乐见的影视图像是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综合性视听叙事介质。一定的价值体系通过影视图像的象征形式能够润物无声地达到某种意识形态认同。影视图像是综合性、复合型的视听叙事介质,综合了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复合了听觉、视觉等感官感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引领群众创作了《南泥湾》等电影作品,展现了在党领导下军民“边生产、边战斗”的革命岁月,塑造了党的英勇形象、传递了军民的顽强拼搏精神、揭批了日本惨无人道的侵华史实以及国民党的虚假面相。新中国成立以后,《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华儿女》《五朵金花》《开国大典》等大量电影作品开始有组织地面向基层群众播放。电视剧是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典型介质,相比电影作品而言,电视剧作品出现较晚。20世纪60年代电视剧产业开始起步,且具有鲜明的宣传属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推进,《新星》《渴望》《大宅门》《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不同题材的电视剧作品进入人们的视野。党的意识形态与这些影视作品紧密结合,党的理论武装方式不再仅仅是灌输教育,而是通过一大批优秀的精神文化作品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共识和人民力量。与电视剧同时产生的纪录片也是影视图像的重要形式,同样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新闻联播》《春节联欢晚会》《焦点访谈》《艺

术人生》《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专题节目在党的意识形态感性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和赋能下,影视图像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多彩,短视频更是汇集声音、图像、动画、直播等为一体的视听叙事载体。影视图像能够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化成具象化、可感知的表意符号,触动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知识实践,进而激活人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和意义再生产。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历史逻辑

“以图叙事”“以歌赋意”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不同中心任务,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实践也各有不同,在百余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主义宣传”“革命动员”“斗争实践”等中心任务,利用革命报刊、革命标语、革命戏曲等视听叙事介质,有效塑造革命意识形态视听话语,积极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党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以歌曲、民谣、报刊等视听叙事介质为载体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就明确指出,要利用歌谣等形式进行革命动员和政治宣传。《国民革命歌》《农会歌》等红色歌谣对号召广大民众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歌谣插画更胜过长篇大论的文章”^[1]，“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2]，尤其在动乱的革命年代，视听叙事介质能够产生更好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办《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杂志，并通过报刊杂志征集刊载红色歌谣合集，积极建构革命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除了直接交锋的战场，中国共产党还号召文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通过创作政治漫画、张贴抗日标语等形式动员统一抗日、揭露日军侵华劣迹，有效发挥了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革命化建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延续惯常的革命意识形态视听话语建构模式，还竭力推

进美术下乡活动，以“看得见美”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中进行政治动员。

(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3]，同时要重点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点任务强化宣传教育。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尝试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介质上下功夫，通过“改人、改制、改戏”^[4]的方式构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进而实现民众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戏曲是深受民众喜爱且具有坚实意识形态基础的文艺形式，是兼具娱乐消遣和道德教化双重属性的叙事介质，也是党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渠道。“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5]，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戏曲化建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在这一时期，党还注重利用领袖肖像、新年画、新连环画、红歌、电影、服饰等日常化视听叙事介质，把党的意识形态内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勾连起来，从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毛主席大阅兵》等新年画，《互助组长王秀兰》等连环画，《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歌曲，《战海浪》等戏曲，这些视听叙事介质在党的意识形态大众化、日常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视听技术的逐步成熟，加之市场经济的驱动，影视剧产业快速发展，影视载体、网络平台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是工作重心、全球化是时代背景、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的核心内容随之聚焦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具体形式也扩展到影视剧、网络视听等层面。“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6]，同样也要把主流意识形态的视听建构作为重要职责。《乔厂长上任记》《省

委书记》《和平年代》等影视剧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和不同人物的价值选择,同时在凝聚共识、塑造风尚、传递价值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意识形态建构作用。《改革开放20年》《望长城》等系列政论专题片把党的创新理论与社会实践变化结合起来,把画面、音乐、讲解结合起来,建构起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同时也建构起具象、生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视听形象。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重要场域,手机终端、网络媒介成为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重要载体。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新媒体也正成为多元社会思潮,特别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视听介质寻求附着的重要载体。

(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

进入新时代,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形成的抖音、快手、今日头条、学习强国等平台成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重要载体。数字技术,特别是视听技术日新月异、快速发展,数字化生存也日益成为普遍现实,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生成大量视听素材,深受广大民众喜爱,这就为主导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念的视听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7],二十大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8],这些理念为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建构提供了方向,也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社统合现代信息技术,打造融合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漫、虚拟现实等多样化产品的“中央厨房”,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的典范。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依托北京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上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构建了集聚思政课科研、教学、育人为一体的视听平台。一系列主流影视剧、网络短视频、正能量纪录片也开始盛现,《大江大河》影视剧、《零容忍》反腐倡廉专题片、《那人那兔那些事儿》短视频等视听作品深深受到人们的青睐,潜移默化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正向效用。除了这些,正向的视听文艺节目、视听化的宣传宣讲形式、基于虚拟现实的红色文化展演等也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实践的积极有益尝试。

四、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实践机理

遵循“特殊—一般”的致思逻辑,本文力图从典型的视听叙事介质中找寻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普遍性规律与内生性联系,在梳理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内在机理和发生逻辑。一定的视听叙事介质需要经过“主体赋意—符号运演—日常消费—内化认同”的逻辑理路,才能最终达致某种意识形态认同。

(一)主体赋意:“有意识”的意识形态主导

作为中介的视听叙事介质既能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也能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裹挟,视听叙事介质的意识形态属性取决于意识形态主体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让“有信仰的人”来主导和推进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构建。“谁来主导”“主体何为”就成为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前提关键。特定主体需要有意识地把某些价值理念、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融入视听文化之中,使之产生意识形态的正向建构功能。就“谁来主导”而言,就是要让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忠诚的中国共产党人来主导,确证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高势位”运行。就“主体何为”而言,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改编,二是创作。改编就是意识形态主体对原有视听文化进行二次加工,赋予其党的意识形态意蕴;创作是指意识形态主体有计划、有意识地创作具有“高势位”蕴涵的视听作品。无论是创作还是改编,都需要意识形态主体积极作为、主动谋划,来建构党的意识形态的正向视听叙事。在主体赋意的过程中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主导意识形态,同时观照群众审美需求、遵循市场规律、切合社会效益。主体赋意的过程实质就是意识形态主体意义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意识形态自身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意义建构的核心在于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服务;丰富和发展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构,始终保持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彻底性。

(二)符号运演:“不可见”的价值体系隐喻

符号运演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关键环节。“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实现“抽象概念”到“具象介质”的转换,需要经过符号运演的表征系统。具象的视听叙事介质实质上是“可见”“可听”“可触摸”符号的集成,而符号是意义构建的载体、精神外化的呈现,是能够被感知的客观存在。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可见”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需要借助符号运演来彰显自身的意义内容。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意义生产和效果呈现需要将具有彻底性的意义内容通过符号生产、符号编码、符号表达的运演过程,转换为有形、有感、有效的具体形象,进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符号运演的表征系统也就是党的意识形态意义建构和价值体系隐喻的过程。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一般通过视觉符码和听觉符码的运演来实现意义隐喻的激活和升华。一是“观看之道”——视觉符号运演。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中的政治仪式、影视图像等视听介质以象征形式含蓄意指,将所要构建的意义秩序和价值体系隐喻其中,通过观看方式实现主体间的意识形态认同。比如,大街小巷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壁画,以生动形象的象征形式隐喻着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内涵和要求,同时契合广大民众的审美需求且最大化地利用人们日常化的空间布局。二是“音声体系”——听觉符号运演。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中的红色歌谣、戏曲等听觉介质将特定的政治品格、优良传统、精神特质、红色基因等价值秩序隐喻其中,形成特有的“声音政治”融入听众视听享受之中,以历时性的历史记忆和共时性的具身体验唤醒共鸣、形成认同。

(三)日常消费:“无意识”的象征形式询唤

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询唤的过程,实质就是意识形态围绕特定的意义建构和具象表达的介质系统供人们反复消费和体验的过程。意识形态具象化介质系统主要“由主体所产生的并由主体和别人所承认是有意义的建构物的一大批行动、言辞、形象与文本”所构成^[20]。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发展成

熟,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表达样态也不断翻新升级,传统的话语表达迅速向图像、音乐、景观、仪式等新兴表达形式扩充^[21]。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就是把党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内容融入党刊画报、影视图像等视听介质之中,并通过日常化消费强化视听体验,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意识形态认同。日常消费是党的意识形态介质系统进入人们生活、生产、娱乐的主要途径。这里的消费并不是特指经过买卖过程的经济实践,而是广泛意义上的购买、使用、享受产品和服务的行为。由视听介质系统堆积而成的视听文化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和追捧,民众被具象化、符号化的视听文化所包围和规训。作为消费品的视听文化,相比使用价值,其符号价值和审美意义更被看重。就意识形态而言,广泛存在且深受青睐的视听文化的深层指向不在于视听文化本身,而在于其内在隐喻的意识形态意义。视听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在视觉符号的表征系统内展开的视觉表意实践,它蕴含了许多隐而不显的体制、行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22]。人们在视听消费和体验中,经过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询唤,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认可、认同某种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承认机制,通过视听消费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进而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建构。

(四)内化认同:从接收到接受的实践性转向

视听叙事是提升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效能、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的创新路径。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要遵循“知—情—意—信—行”的接受规律,要遵循“看到/听到—看进/听进—认同—践行—坚定”的进阶逻辑,进而实现意识形态从接收到接受的实践性转向和升华。党的意识形态从观念体系转向个人的行为体系和信仰体系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定的过程。促使个体接收是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逻辑起点,促使其接受是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逻辑终点。意识形态的接收意指通过视听叙事促使党的意识形态的象征形象被受众群体看到、听到,也就是让其对党的意识形态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在这个阶段就需要把意识形态隐喻意义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视听文

化之中,提升其亲和力、感染力,吸引更多的受众接收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接受意指通过视听叙事促使党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被受众群体接受、认同,进而能够外化于行动、升华为信仰。这个阶段就需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的视听消费和体验,在基本认知的基础上深化象征形式询唤,强化意识形态符号运演和感性互动,进而实现受众对视听叙事中介质隐喻意义的情感认同,最终将其内化为品格和信仰。从接收到接受的过程,实质就是对党的意识形态从自发认知到自觉践行状态的转变,而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一系列表达、互动和实践机制来保障。通过感性符号运演塑造意识形态意义系统,进而建构稳定的视听叙事机制,是实现受众对中介质系统的隐喻意义从接收转向接受,从自发转向自觉的可行方案。

五、结 语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严峻,党的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策略应因时而新、因势而化,积极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有效发挥“用党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效能效用。新时代新征程要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视听叙事的历史演进中汲取经验,从典型介质中发掘运行规律,从实践机制中找寻参鉴之处。要特别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但纯粹的视听功能性活动本身没有善恶之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利用视听中介质传播主流价值观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能够裹挟视听文化对外渗透与扩张。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利用视听中介质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体系。科学的理论不会不学自知、不学自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需要通过感性化的视听叙事形式和方法武装人民、教育群众。感性、具象的视听叙事方式能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注重识别和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视听渗透。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内蕴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利益至上、金钱政治等虚伪属性,这就决定了其意识形态体系天然具有虚假性、虚伪性。资产阶级总是希望以普遍的表达方式和传播形式掩盖竖立其

价值体系之上的虚伪本质,感性视听介质是其找寻的绝佳载体。因此,要在正向建构与反向抵制相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体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3.147.
-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6.
- [3] 罗红杰.论意识形态感性叙事及其正向建构[J].思想教育研究,2022,(12):88-94.
- [4] (英)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4.
- [5]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
- [6] 罗红杰.意识形态具象化:意识形态叙事实践的诠释与建构[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9-15.
- [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 [8] 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
- [9] 郑紫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央苏区戏剧中的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9.
- [10] 尚守庆.红色标语——中央苏区标语口号收藏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8.59.
-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523.
- [12] 毛泽东.宣传报告[N].政治周报,1926-01-08(001).
- [13]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9.
- [14] 苏咏喜.契合与认同:建国初期戏曲改革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4):12-17.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50.
-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5.
- [1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 [1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4.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9. 科学版),2021,(5):10-20+166.
- [20]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63.
- [21] 赖怡芳,张国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逻辑内涵及其价值化过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0-20+166.
- [22] 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J].文学评论,2017,(3):17-24.

【责任编辑:周濛】

The Media Generation,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of the Audiovisual Narrative of the CPC's Ideology

LUO Hong-jie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Audiovisual narr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and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ideology. Compared to written discourse, audiovisual media has stronger narrative advantages and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Party's ideology. The audio-visual narrative of the CPC's ideology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narrative advantages of audio-visual media to effectively spread the party's ideology and build the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As typical media for the audio-visual narrative of the Party's ideology, party newspapers, art magazines, folk songs and operas, slogans and mural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imag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entury-long dissemination practice of the Party's ideology. In terms of practical mechanism, audio-visual narrative media needs to go through the logical path of "subject empowerment-symbol operation-daily consumption-internalization identification",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rty. Based on the advanced analysis of "media generation--historical logic-practical mechanism", it can be recognized that systematic and abstract ideologies can be subtly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through perceptual and concrete audio-visual media, and achieve ideological identity through repeated operations. The audio-visual narrative of the Party's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cus on two aspects: positive construction and reverse resistance, promoting and achieving the tangible, sensory, and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through visible, audible, and tactile symbolic forms.

Key words: CPC; ideology; audiovisual culture; narrative logic; effective dissemination